

公猪案



李杭育 / 著

公猪案



李杭育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猪案 / 李杭育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063-8306-6

I. ①公…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6197 号

公猪案

作 者: 李杭育

出版策划: 俞力培 陈黎明

责任编辑: 丁文梅

装帧设计: 肖 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 数: 160 千

印 张: 8.7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306-6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公猪案_

01_ 001	11_ 054
02_ 003	12_ 057
03_ 011	13_ 061
04_ 014	14_ 067
05_ 020	15_ 070
06_ 027	16_ 077
07_ 029	17_ 082
08_ 038	18_ 083
09_ 042	19_ 091
10_ 048	20_ 097

21_	107	31_	179
22_	116	32_	188
23_	123	33_	193
24_	129	34_	197
25_	137	35_	206
26_	143	36_	210
27_	154	37_	226
28_	157	38_	233
29_	168	39_	238
30_	174		

附录 _	243
------	-----

01

今年三月，辛县法院的楼法官接到一纸诉状，状告一头名叫旺财的公猪咬死人了，要求杀人偿命处死旺财，并责成它的主人来福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

楼法官看完诉状发愣了许久，觉得这案子似曾相识。他是个业余时间喜欢写点辛县民间掌故趣闻轶事给县报投稿的乡邦文学作家，常为寻找或求证写作题材上网查阅各类典籍。这天他又点开辛县的光绪县志，讲奇案与民变的那一卷，这才查到他似曾相识的公猪伤人案原来在这里有个出处。清咸丰十年，本县东穆乡也曾有过一头也是名叫旺财的公猪咬死了一个也是杀猪的张屠夫。更令他吃惊的是，那公猪的主人居然也是名叫来福的。

世界上居然有这等巧事！楼法官兴趣大增，索性把这篇文字从网页上拷下来放上了桌面。仅仅是重名甚至一再重名倒也没啥，来福和旺财都是乡下人最平常不过的名字，楼法官心想辛县有一万个来福外加一万个旺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是这些个来福和旺财间隔了一百五十年还做同样的事情落得同样的结果，

这就让人很有想法了。楼法官在电脑上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光绪县志中的这段记叙，公猪怎样伤人以及事发后县衙如何断案。这回他可是一石二鸟了，既为办案从前人那里汲取智慧找到灵感，也没准就是一宗蛮不错的文章题材，有用没用先收集着再说。楼法官做事一向仔细，他决定去东穆乡做一番实地调查。

02

他们说，来福和他的公猪从土改那时起就一直在这条路上行走着。公猪走前，他走后。

这条乡道七拐八弯绕来岔去，一路岔开许多条略微狭窄些的村道，网住了东穆乡的十几个村子。从来没有人可以不走回头路把所有那些村子都走遍，但他们说来福和旺财能够做到。

他俩都尽量贴着路边走。路边是土，长着稀疏的草。路中间则铺着坚硬的碎石，很硌脚。

大清早路上冷清，三三两两的农人挑着菜担去祥符街的集市。来福注意到迎面走来的那些人，见了旺财都会迟疑一下脚步，显然被它的个头之大吓着了，都尽量避开它远些。走过去了，又都会忍不住好奇回头再看它两眼，思忖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来福心想，他们肯定没见识过这么大块头的家猪，魁梧、彪悍，面目狰狞，发狂时嘴缝里还会伸出一对獠牙。屁股后面突起两个雄壮的卵蛋，每个都比甜瓜大。它的毛色通体乌黑锃亮，一看就知道被照料得很好，食物充足，还经常洗澡。

走在它身后的这个男人看上去年纪在二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不高不矮，略显精瘦，脸上和身上都透出一百三十六天里至少三百天都走在路上的那股韧劲。

旺财有时精力过剩，走着走着会耍欢一把，兴冲冲地蹿到路中间，踩着蹄子踢踏得石子哗哗作响，好像它的脚下都钉着蹄铁。来福知道它这是要给自己弄出点事情来提提神，不然长时间不声不响闷头走路它肯定犯困。只是，它这么爽着，走在路中间耍欢，着实把对面走来的人吓着了，必是止步在路边不敢前行。胆子更小的，还索性撂下担子跳过路旁的水沟退到田埂边上去了。来福为此很抱歉，一遍遍地安慰人家没事，没事，它不咬人，它不咬人……

而且每每他这么说着，总不免拿眼角一扫，看见旺财好像在笑，笑得大嘴发颤不止。

他还看出来，它今天有些异样，似乎是少了点儿轻狂，多了几分警觉。它走走停停，不时地回头张望一下，神经兮兮的。一路这样磨蹭，终于让来福不耐烦了，问它：“怎么，你丢东西啦？”

说着，他拿手里的一根细竹枝抽打它一下。

竹枝的梢头还留着五六片竹叶。抽打了公猪屁股，竹枝顺势划落，这几片叶子就往它股沟里去抹了一把，搔得它卵蛋痒痒的。旺财恼了，回头来咬竹叶，被来福一抬手躲过。

“说你是猪脑子你还不服。你就算咬，也该早点儿回头，别挨到卵泡被搔着了才想起来，那可来不及了。”

公猪又被抽打了一下，再又回头来咬，还是慢了半拍没咬着。

“猪脑子嘛，就是不长记性。我跟你讲过许多遍了，留着这几片叶子是为你好。你若把叶子都咬掉了，竹梢尖尖的，会戳痛你卵泡。你总不想卵泡出毛病吧？我俩可都靠你这件物什吃饭呢。”

天大亮了，太阳开始发力，渐渐地把世间万物晒出了面目和味道。此时，路两旁已不见田野，乡道插入林子，迈上一道缓坡。稀疏的杂木林溢出潮漉漉的晨风，闻着还是昨夜的气息。

“昨夜这林子里一定有几头野猪吃得太饱吃撑着了，打了很多饱嗝，又放了很多屁。”来福说，接着又问旺财，“你没闻着么？真真切切是番薯在肚子里发酵的那种……你这帮堂兄弟真行啊！”

旺财在头里走着，越来越焦躁不安。来福起先以为它就是走累了，就像人累了也会烦躁。家猪都不善行走，走长路容易浑身发热、有气无力，酷似中暑。来福叫它歇了，它就在路边匍匐下来。他卸下肩上扛着的那把长柄粪勺，从路旁溪沟里舀来水，浇到旺财身上给它冲凉。浇完一勺，他又去舀来一勺接着浇。旺财很享受因此很配合，水浇着头部它就把头昂起老高去迎着，浇到

背上它就拱拱背承接，浇着屁股它就来回抖抖两股的肉蛋以示舒爽。来福一勺接一勺地舀水来浇，直到把旺财身上每个地方都浇了个遍。

“好了，你快活够了，该开路了。”他扛起粪勺，扬了扬手里的竹枝。

重新上路，满耳是林间鸟儿晨噪。一群山雀栖落在他俩前头不远处一棵梧桐树上，欢快跳跃，噉噉喳喳。待他俩走近，雀儿佯作惊起，又往前飞一程，不近不远的又落到一棵麻栎树上，又在那里等着他俩步步走近。接着又是飞起降落，一遍遍地重复。

“它们这是给我俩引路呢，旺财。我记得好像是唐朝的什么人讲过，人在旅途有鸟儿引路，很吉祥的呢！”

见旺财无动于衷，来福有点无趣。“横竖跟你讲这些你也不懂，你还是快点走路，我们最好是八点钟之前能赶到连升家。为啥要八点钟之前到？这个你又不懂了。我约莫他家那会儿应该是刚吃了早饭还来不及收掇，应该能剩点儿什么给我。连升虽说鬼精鬼精，总还不见得小气到连一个番薯都不肯让我白吃他的。好吧，我这顿早饭就吃定他了！青芝坞的胡连升，翘脚连升，小气鬼连升，你应该记得的，春天里我俩还去过他家，实墩墩的青砖瓦房……喂，喂，怎么一听说连升家你就摇头晃脑起来了？”

旺财把头摇摆得很有节奏，一边还快活地哼哼唧唧，像是它也有歌儿要唱。

“想起你的老相好了？我没猜错吧？你个少皮没毛的东西！”来福一提起这话就来气。“真是乾坤倒转了！老子还做光棍，你倒好，哪个村子都有你的相好……连升家的那个叫啥名字来着？珍珍？苗苗？翘脚佬真乱来，给猪婆还取名字！好像他以为他家的猪婆有了名字就格外些了。有啥格外的？不都是撅着屁股等你去做嘛。”

来福想起来，上回他们去青芝坞，乡里刚开始搞土改。县上派了几个人来，腰里都挎了家伙，肩上都扛着两杆枪，其中的一杆还是土枪。要不是有土改这码事，他们倒像是来山里打野兔的。那天他和旺财到了连升家，刚把猪婆珍珍赶上场子由连升摁住，旺财就骑了上去，口吐白沫，两眼发光。他上前帮了一把，把它那支胀得通红的物什戳进了珍珍里面，才刚动作两下，村子里就响起了欢迎土改工作队进村的两声炮仗。接着是锣鼓锵锵，把珍珍吓了一跳，呼地挣脱了连升直蹿出去，害得旺财那物什被拔出，白白地把虫水洒了一地。这下，两个男人杠上了。连升说没配上，还得重来。他说，再来一回你得给双份的钱。连升说光是虫水漉出还不算数，虫水进去了才算配上。没配上就得再来，哪有让你拿双份钱的道理？来福少爷做猪倌做了这许多年还不懂规矩吗？他说没配上不怪我们，只怪你家猪婆太胆小，没见识，两声炮仗就吓跑它了。连升说那也不能怪我们的，都怪他们搞什么鬼土改，乱放炮仗，还有你这个旺财只顾快活，也没扒住珍珍

不让它跑掉……

是啊，而今，这胡连升真不是个好弄的东西，虽说还口口声声叫他“来福少爷”，却早已不是当年的谦卑。明知道来福少爷不会为了几个小钱与人争闹，他就不客气了。来福想，有啥办法呢？人落魄了嘛，事情总会是这样的。他说不好，如今这算个什么世道，穷人穷到了穷凶极恶。而一旦让他有点富了，就像连升这样的，立马就为富不仁了。

只开心过片刻，旺财看上去还是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长长短短地喘着很不均匀的粗气。来福看到它这个样子很来气。

“我说旺财，你成天哼哼唧唧的，好像有天大的委屈。我就弄不懂你委屈个啥？是啦，是该你牛屎，你养活了我，我靠你拿卵蛋去赚钱吃饭，除此之外别无生计。我就是这么点儿出息，活该你看不起我。可你也该想想，我这么尽心尽力服侍你，把你当皇上一般，给你煮食，给你洗澡，宁可自己顿顿吃咸菜，也一定让你日日吃鸡蛋。当然那也是你应得的，你拿卵蛋出了力嘛，是该让你吃蛋补蛋。可你也不要太过矫情了，拿卵蛋出力，那可是美差哪！虽说辛苦了点儿，总归还是蛮快活的吧？可我呢，我都好几个月没碰女人了。真是人不如猪啊！你晓得我们祥符街的一多半男人都羡慕死你了。他们讲，要是能做这么个男人就好了，每天好饭好菜地吃着，什么活儿都不用干，只隔一天让他换个女人搞一下，那才叫神仙日子！啥时候轮得到我呀？裘二那懒惰胚

甚至还希望下辈子他最好托生做公猪，也起个名字叫旺财。”

来福说着说着忽然想到，讲不定裘二就是猪托生的，已经转世过一回，那么能吃，一顿饭要吃掉八个番薯，却是除了勾引女人啥都不做。已经转世过一回做了人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让他转回再做猪？

过了前面的留下就是青芝坞了。

他俩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旺财停下来，回头看着来福。

“还用我说吗？你应该认得路的。”

旺财拐向了右边的岔路。

“喂，你往哪里走？去青芝坞走这边！春天里还走过的，怎么就记不住了？”

旺财站在那里犹豫着。

“你给我回来，走这边！”

它还是不挪脚，只顾盯着他看，眼神里满是乞求的意思。

“走那边是去外桐坞。你不想去连升家会珍珍啦？”

连这话也打动不了旺财，它索性匍匐下身子，赖地不起了。

“你不肯去青芝坞，是怕前面有啥凶险吗？”来福问。他看见旺财真的点了点头，便哄它说：“有啥凶险的？这都大白天了。再说啦，依我看你才是个凶险东西呢！就算是老虎碰上了你，也该它怕你三分才是。”

旺财还是不肯起身，一副死乞活赖的样子，让来福渐渐失去

了耐心。“那好，我走！你就留在这里吧。”

来福说走就走，大步走向左边的岔路。

见他一直往前走，头也不回一下，越走越远了，旺财这才有点怕了，只得起身去跟随他，一路小跑着追赶上去。

等它赶上了，来福停下来让它走前面。旺财也停下来，硬要跟在他后面，无论来福怎么呵斥它、奚落它都无济于事。接下来的一路情形就倒过来了，成了来福走前，它走后。

“你担心啥？留下又不是屠宰场。”

就这样，那天早上在留下参加斗争大会的几百号乡民都看见了，一个看上去年纪在二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人，领着他的乌黑硕大的公猪在头里走，旁若无人地穿过会场往青芝坞去了。当时这地方刚开完斗争大会，正要枪毙一个犯人。

03

楼法官现在听糊涂了。

原来他从县志上看到的是第一个来福和旺财，从前几天接到的诉状上看到了第三个来福和旺财。在这两个来福和旺财之间，东穆乡的人告诉他还有第二个来福和旺财，即土改那会儿的来福和旺财，也是在东穆乡乡民的嘴里故事最多、最有嚼头的来福和旺财，这是他来调查之前所不知情的。他问乡政府派来陪他的文书老蔡：“你们东穆乡的人很喜欢取名字叫来福吗？”

老蔡回答：“是的，还有旺财。”

“你说哪个？是说人，还是说猪？”

“都是。人也是，猪也是。”

他俩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在去青芝坞的路上。途经留下，老蔡建议楼法官在这里停一下，感受感受这处被当地人叫做留下的，因荒无人烟而在任何地图上未予标出，却让一个又一个来福和旺财前赴后继地落入它的魔咒，因此在楼法官日后的文章中必

将反复被提到的多事之地。它其实只是一片没啥特别的空旷的山谷，或者说是一个被废弃的旧村落的遗址。老蔡告诉楼法官，自从太平天国之后，从前的村子便不复存在，地方也更名留下。究竟“留下”了什么，乡里人说法不一，所以说来话长，老蔡答应待日后得便慢慢细说。此地荒芜至今，成了一块既非田地又不长树木又不派任何用场的空地了，有的只是兀立着的几根石柱子和遍地荒草。

之所以这么大一片地方至今还闲置着未加利用，老蔡说是乡里人忌惮着留下这地方怪事多多。他告诉楼法官，大跃进那会儿，留下因为空闲着，成了全东穆乡最大的炼钢工场。但这里炼的钢后来经检验都还是铁，有的还出不了炉，一炼成就凝结在炉子里倒不出来。你说怪吧？后来农业学大寨了，这里也曾种过苞谷。可苞谷杆子一味疯长，比房屋还高了，却硬是不见结苞谷穗儿。你说不怪吗？再后来，改革开放，乡里有个在外面做生意发了财的，还到这里来养过猪。好大的一个养猪场，猪舍还造得蛮像样，通风呀，采光呀，排污呀，都够现代化。可哪晓得，猪都被养得惊惊怪怪，动辄不肯吃食，成日惶恐不安，一个个探头探脑的，都像是侦察兵。

老蔡接着又介绍说，就在几天前，南京的一家民营公司刚和乡政府谈成了土地租赁的意向，打算在留下投建一个以江南大营为主题的游乐场和度假村，让一直闲置着的这片土地派上用场。